

論

衡

四





衡

論

(四)

著 充 王

論衡卷十八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舍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素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

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憺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怡其

子諫之咎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遂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書不就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主有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

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蔥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作木}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自爲生也故能僉成如天爲之其運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髓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恩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

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人地日夜長大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閱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撫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肯不肯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健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

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霽然而雨物之莖葉根枝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土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輅變

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崇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頓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譴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行者居居者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繩德行而民矐矐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惑不知相繩責也未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

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元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辭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蹈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李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賈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象因以言也夫寒溫譴

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謹告於天道尤能故重
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
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
聖感類慷慨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
有罪畏懷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
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
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
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早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早
後雨一有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
秋大雩董仲舒說土龍竹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
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
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早至七年乃
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也一有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
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
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

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
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
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
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
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
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
以爲災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
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
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聞金縢之書見周公
之功執書泣退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
則謂天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荷謂雷雨
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
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荷謂秋夏之雷一有爲
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
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
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樂不
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

獻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爲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繼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降主何過於天天爲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上龍以類招氣如天應讐龍必爲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爲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假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假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水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凶竊謂天所徙也大木之輕重孰與三山龍徙三山不能起大水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

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有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聞金匱雷止乎已聞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聞金匱雷止也開覽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水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災守心出三善言災或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災或不能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又問

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爲濤瀬相濤瀬之流孰與初起之源桓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乎字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眩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竟而有靈將安之不已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

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許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也一字有于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當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卽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

得之命數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子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待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疾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疾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疾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效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友站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友站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

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迹而知爲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迹而倉頡起鳥跡也管文王國命微廉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微廉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廉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魯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瘕狗瘕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爲左師來攻已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瘕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與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含誦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良懼況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

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泥成
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
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良懼殆且感物類也夫
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
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典師
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
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墜地游涇渭之間
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
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
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
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
小以大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弑
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
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
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下世
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歿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

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
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
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
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
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
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
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
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
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
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
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
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
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
所見地上之物生歟收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歎時
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
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小童六畜長短五穀
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蠅蠕動跂行喙息無有

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
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
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
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使好堅彊老壽下世至此
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朱朝
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
如蕤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
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
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僇者之言
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僇者抱關守衛非僇
如皆侗長狡好安得僇僇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
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
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
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卧者居居坐
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
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
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
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

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
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
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圖設纖微之禁檢狎守
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
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
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
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
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
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
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
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
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
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
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
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
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
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
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

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蒲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宏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此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兵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賄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難厠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開而曉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墮邪兒子明夷敗之時兄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俄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已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搃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

代將威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宏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盡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詭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鶴鷄賤鷄鷄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譚之乎揚子雲作太元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纓

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勳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
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
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瑞之
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
若之微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卽生聖人聖人之
治卽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
俗之性好襲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
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
讓湯武伐而相等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
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
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
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桀紂孔子曰紂之不善不
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
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
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
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
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苗民皆勳而

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
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
猶堯舜桀紂相逮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
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
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宜帝以五致之矣孝
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釣則功不相下宣
帝孝明如考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
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
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
也方今聖明承光武襲孝明有浸鄴溢美之化無細
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
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書字爲
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十九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
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
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
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其
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
安樂爲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
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
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
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
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哉實然
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王治世
期於平安不須待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王之相也
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
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
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復比

齒舜當復八月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
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
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証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
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
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
百姓又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禮以
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
周則鳥魚漢斬大理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
事故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
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戰身破置之路也
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當種物不同也或積米
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受布
帛飲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
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
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
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
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匹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
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

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制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典禮樂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章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太山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

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典子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湧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山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宜明之年信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尊氣豈爲前世者遲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竝時纘出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

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主爲賢賄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懼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考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宏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滌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臨辟厥滌滂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卽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運氣穀頗不登迨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

治五千里內漢氏靡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禦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屨以盤石爲沃田以禁暴爲良民夷墳圻爲均平化不質爲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秦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殂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讎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